

阿  
英著

彈  
詞  
小  
說  
評  
考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一年



分類號 710.29

登記號 12436

印刷發行

著者 阿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彈詞小說評考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 自序

彈詞小說之有編目，始於一九二七年長樂鄭氏之編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彈詞小說之有成冊的研究專籍，大概要以這部彈詞小說評考爲開始。

爲什麼有了三百餘年的歷史，有着非常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彈詞小說，竟不爲人所注意呢？這當然是因爲彈詞小說，在舊的理解上，是一種賤民的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可是，在實質上，這雕蟲小技，是支配了無法統計的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心，是有比所謂「大文學」更強固的更深入的力量。並不如一般人所鄙俚的，彈詞小說是有它獲得存在的獨特的藝術上的價值。

彈詞小說評考之作，就是想從幾部不經見的，可以代表各種傾向的彈詞小說，來作一回考察從故事的內容，一直到技術的形式；從本體一直到開篇，到插曲。從理論實踐的創作中，來整然的把握關於彈詞小說的理論，創作方法，和應得知道的各方面的智識。

這裏所論到的八部彈詞，見於同治七年丁日昌查禁小說目上的有五部：玉堂春，何必西廂，雙玉燕，劉成美，趙盛關。一部分後來雖有翻刻，大概已經過了刪削，且並不易於得

到。所以，在寫作的方法上，以敘述故事爲主，就其發展，隨地的寫下個人的意見，和研究所得的結果，以免讀者有枯燥之感。在這一意義上，評考是又可以稱作提要。

書前的彈詞小說論，是原則的介紹了一點關於彈詞小說的智識；書後的雜劇三題，是讀清人雜劇的札記，以與評考有契合發明處，故附錄於此。本書的出版，舒新城先生給予很大的幫忙，謹致謝意。

阿英

一九三五年四月

# 彈詞小說評考目次

## 自序

彈詞小說論(一)	一
彈詞小說論(二)	五
真本玉堂春全傳	七
燕子箋彈詞	二一
何必西廂 <small>一名梅花夢</small>	四七
雙玉盃傳	五九
雙玉燕全傳	七一
詩髮緣傳	七七
花錦城趙盛關山歌刻傳	八五
古本劉成美忠節全傳	九三
古本雙玉鐲前後傳	一一一

庚子國變彈詞……………一二九

馬如飛開篇……………一六三

雜劇三題……………一七五

龍舟會雜劇……………一七五

玉田春水軒雜劇……………一七九

狗咬呂洞賓雜劇……………一八三

# 彈詞小說評考

## 彈詞小說論（一）

彈詞小說，是南方的平民文學的一種，它的影響之大，誠如西諦所說，如大鼓書之在北方。這完全是爲婦女，細民，不識之無的人們，所愛好，所喜悅的一種文學。可是，研究文學的人，是從來不大注意的，以爲是「算不得文學」直到最近幾年，纔漸漸的被人提起。

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吳趸人李伯元的有可愛處了。他們雖同是封建的智識階級，生長於舊的時代，但他們對於彈詞文學的重要性，是充分理解的。李伯元寫作了一部四十回的庚子國變彈詞，這不僅替一向把題材局限於男女私情的彈詞小說，開拓了一條富有社會性的新路，也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文學在彈詞方面的最初一部書。吳趸人在這一方面雖沒有什麼寫作，也曾爲我們留下一點意見。在清光緒三十一年刊行的新小說第二卷第七號小說叢話裏，載有他論「彈詞小說」的一節，說是：

「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述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吳趸人雖不能有很好的估價，對此等著作的社會影響的廣大，是看得很清楚的。他

是不會因襲的賤視這一類的作品。

在刻本的彈詞裏，差不多每一部都有一篇序，說明彈詞對於風俗人心關係的重大，和聽衆讀者之多。吳趼人的這意見，是可以作爲代表的，只是棄去了「可以挑悶撥愁」的部分。所以，彈詞小說的發生，其目的是比他種的大衆文學更露骨的，更統一的，用一種具有音樂的形式，以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也就因爲「太統一」的原故，所有的彈詞小說，便不免於成爲一種定型的作品。吳趼人的話，也會涉及到這一點。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有些怎樣的價值呢？據西諦的意見是：「彈詞之敘述與描寫，較之好逑傳，隋唐演義諸書，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即較之紅樓夢，金瓶梅諸書之寫敘瑣事者，亦更以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見長。以前，有人說過一個笑話，他說：聽人說唱彈詞，敘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夜兩夜，這婦人的鞋帶還沒有扣好。這當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彈詞敘寫之細膩深切，於此益可見之。」這「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確實是說明了彈詞的特點。顧有時，彈詞的作者，把這種方法運用得不當，使全書在文學的價值上受了損害，也是有的，如何必西廂用五卷書來寫一回結婚的場面，就無論如何，不能不使聽衆讀者，有昏昏欲睡之感。

說到何必西廂，使我想起桐峯外史論「盲詞」的話，他說：「盲詞不知所自始，尙有瞽誦遺風。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與『沿街爭唱蔡中郎』同意。又宋陸放翁：『斜楊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是盲詞由來舊矣。若其新聲雅韻，可詠可歌，按拍旗亭，何減小秦王調，原非村學究所作七字腔，徒供噴飯已也。」

這是彈詞小說的史的追敘，和文學上的價值的說明。彈詞小說，和他種的文學作品一樣，由於作者的修養關係，

是有優劣之分的。最好的，出入於詩詞歌曲之間，是無往而不通俗，無往而不雅韻，詩髮緣一書的成功，即其一例。

一般的小說，我們是常常的把它分作長中短篇的，彈詞小說也是一樣。西諦說：「彈詞小說，有的是多到四十冊，三部曲合起來的，可以超出七十本。」我曾經見到一部抄本名榴花夢的，竟多至三百冊，可稱爲彈詞小說中之最大作品。據西諦告我，這書福建有刊本，不知印成書究竟有若干冊。大概彈詞小說的長篇，總在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之類，中篇在十冊上，如雙玉鐲之類；四五冊七八冊的小書，如還金鐲等等，是祇能算作短篇的。此外，有開篇一種，如詩髮緣中所載，如馬如飛開篇，那不過是些零星的短章，可稱爲「彈詞的小品。」

爲定型的題材與形式所決定，彈詞小說和封建勢力一樣，已經逐漸的向死路上走。李伯元雖然努力的開拓了一個新方向，「九一八」「一二八」雖然也產生了一點新的開篇，事實上是依舊不能有很好的開展。那麼，中國的彈詞小說，往後究竟向何處去呢？由於固有影響的繼續，目前大概還是有保留這種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必要，不過，在將來，它的存在性，終歸是要根本喪失的，這是誰都可以作得的預言。



## 彈詞小說論 (二)

作彈詞小說論後，得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其序引之第一段云：「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彈詞小說，由於演技人之高妙，其感人力量之深遠，於此可見。故彈詞小說，其爲用，實不止於一般彈詞作家所說，祇是排愁遣悶，而爲一種意識的宣傳。

彈詞與鼓詞，其形式頗有一些相近，大概在北方，其分別是很簡單的，就是節以鼓則爲鼓詞，易以三弦則爲彈詞。南方的彈詞，雖也受鼓詞的影響，究沒有山歌小唱的成分滲入的重。和曲一樣，在彈詞方面，是也有南北調之分的。不僅此也，又可以分作崑腔、高腔、亂彈、梆子腔、十排腔、二簧腔、弦子腔、絹腔、囉囉腔、肘鼓子腔種種；這分野，當然是由地域的不同而決定。如十排腔之流行於江南，二簧之流行於陝西，弦子盛行於直隸，絹腔囉囉腔之繁榮於河南，肘鼓子腔之在山東，都是因地而異，無法完全列舉出來的。

關於篇章的組織，最繁複的包括詩、詞、讚、套數、篇子幾種，而以篇子爲主。所謂篇子者，就是篇中彈唱的段落，每一段叫做一篇子；每一回應有若干篇子，是沒有固定的。詩和詞，大都是爲着每回的開場，或全書的結束用。一般的作家，大都引前人之作，其間也分切本事與泛引的兩種；前者以創作的爲多，後者不外於舊籍中隨手摭拾。讚與套數，是適應於特殊的部分，根據事實的必要性而增益，如燕子箋彈詞篇末之有秣陵套數是當然也可以隨時加入其他體制的作品，如雙玉盃傳之有小唱，雙玉燕傳之有聖諭，燕子箋之有檄文，不過這些，是都可以作爲一種例外。篇子每句

的字數，大都以七字十字爲主，其餘的字數，可看事實的必要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篇子寫作的技術，自以韻脚押得自然爲主，還有一種最重要的，也就是更足以幫助彈詞成功的，那就是成語，俗語，以及民間流行的隱語的活潑的應用，可以使篇子更生動，更有力量。如「比似您，這吃不了的甜瓜還恐怕滾；可憐他，那吐不出的苦水却怎生吞；」這運用得多麼自然，又多麼的有趣。其次，幽默語的應用，也是必要的，這可以調劑聽眾疲乏了的精神。再就原則上說，套子的成功，全靠能在「通俗易解，活潑雅韻」八個字上用功力。

由於體制的自由，韻白的活用，彈詞小說的優點，除「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而外，也還有其他的好處。就是這一種體制，能保留韻文的特長，而又能和散文並用，發展的描狀繪物，以繪影繪聲。同時，也實踐的打破了那俗語土白等等不能入文的傳統觀念，證明引用得適當時，不僅無害，反而使文筆更加活潑，更能給讀者聽眾以一種活生生的印象。至於盡量採用俗字，也是彈詞小說的一種特色，有關於文字學的研究，有關於手頭字運動的發展。

附：園論說書的四大忌。六不可少。

一大忌，是招客廣招釵與環。二大忌，是鄉親漫講票和籤。三大忌，是瞿漢何會上腔板。四大忌，是主人未必懂絲弦。不可少，石砌磚舖的乾淨地。不可少，夏涼冬煖的爽晴天。不可少，止渴生津的大茶碗。不可少，吃烟點火的小香盤。不可少，童子旋將桌子擺。不可少，丫兒先把櫈兒安。隨手兒，彈得聲聲似雪亮。字眼兒，吐來個個比珠圓。

## 眞本玉堂春全傳

「玉堂春」這一個名字之在中國，眞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所以然傳播得這樣普遍，當然是受的京戲全本玉堂春，特殊是其間最精彩的一段，從起解到會審的影響。我們所有的關於玉堂春的一點智識，除掉舞台上的京戲，戲考和玉堂春劇本考而外，大概也就沒有了。然而，玉堂春初期的形式，果真僅像現在京戲裏所扮演的嗎？

由於偶爾的機緣，使我得到乾隆刊本新詞李調眞本玉堂春全傳二十二卷，這在玉堂春傳說的史的研究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因為這個本子的獲得，不僅了然於玉堂春傳說初期最複雜的形式，也能以知道現在的京戲，是如何的從最初的本子演變而來。

玉堂春究竟在什麼時候走上舞台，現在很難確定。能以得到的最早的皮簧戲的本子梨園集成裏，而是沒有收這部戲。可見玉堂春的扮演，無論其始於何時，其使人注意，却並不怎樣的久。從一般的情形看起來，它是後於唱本的彈詞。

在沒有得到更早的關於玉堂春材料的發現之前，我的假定是如此。以下，從戲本的玉堂春和彈詞的玉堂春，來對比的加以研究，看玉堂春是怎樣的從彈唱的說書場上搬上了舞台。

舞台上出現的玉堂春的故事是很簡單的。王三公子王金龍赴京趕考，在勾欄裏迷戀了玉堂春（蘇三）。玉堂春是勾欄裏買進不久的妓女，雖被鴛兒毒打，始終不肯接客，直到王金龍來，纔一見傾心，破例的接了他。兩人私訂了終身。王金龍先後化了六千多銀子在她家裏，到金盡時，竟被無情的鴛兒逐了出去。梅蘭芳的唱詞，說這一段的經過

道：

（西皮元板）初見面紋銀三百兩，喝一杯香茶就動身。公子二次進了院，隨帶來三萬六千銀。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萬六千銀一概化了灰塵。先買金杯和玉盞，又買翠匣與翠瓶。南樓北樓公子造，又造了一座百花亭。王八鴛兒心太狠，數九寒天，把公子趕出院門。王公子一怒離了院，關王廟中把身存。那一日，金哥前來報信，關王廟中就探望情人。

在探望的時候，他給了王金龍一些錢，要他發憤投考，中了以後，再來娶她，她誓不再接他客。王金龍這一去，果然中了狀元，分發去做官，却偏偏玉堂春殺夫的案子，碰到他的手裏，這就是所謂三堂會審了。在會審時，玉堂春唱她和王公子分別以後的事，據荀慧生的本子是：

（快板）那一日梳粧來照鏡，在樓下來了沈延林。他人口中誇豪富，蟻却公子王金龍。奴在樓上高聲罵，只罵得延林臉靠紅。含羞慚愧回店轉，主僕定計娶奴的身。作媒的銀子三百兩，鴛兒到手一斗金。鴛兒逼迫奴不允，才將假書騙奴的身。他說公子新得中，得中了黃榜第一名。奴爲他還愿把香進，誰知道一馬就到洪銅。在洪銅未到一年整，皮氏大娘起毒心。一碗葯麵付奴手，雙手奉與沈官人。官人不解其中意，吃一口來哼一聲，昏昏迷迷倒在地。七孔流血他的命歸陰。皮氏大娘一聲喊，她道犯婦謀害人。驚動鄉鄰和地保，拉拉扯扯到公庭。

接着照例是官吏受賄，成爲冤獄，經會審的結果，案情大白，皮氏及女婢春香伏法，王金龍和玉堂春團圓。舞台上各人演出的，雖多少有若干的不同，大要的經過，都是差不多的。

真本玉堂春全傳的內容，却比這繁複曲折的多，人物事件也有很多的不同處。王三公子登場，首先自己介紹了

家世：「小生姓王名鼎，表字順卿，祖居南京應天府上元縣三山街。父親王炳，官拜錦衣衛，後來升到帶上殿指揮，因與嚴嵩作對，告假還鄉。母親余氏，曾受正封。大兄王仲卿，娶蘇布政小姐完姻。二兄王子卿，娶陸翰林之女完姻。小生排行第三，年已十八，尚未聯姻。還有四妹錦雲。在這裏，王鼎是並不叫做金龍，而故事的發生，也說明了是在明代。這明代也許是假托，這假托的說明，是有它的必要的。

王鼎的父親因隱居已久，手頭日漸拮据，想起京裏的友人屠隆，曾經借他銀子三千兩，便叫王鼎攜同王鳳去討回，所以然要叫他去，是因為大兒子有些書獃子氣，二兒子又見人面紅，祇王鼎還很乖巧。王鼎奉了父命前去討賬。在動身的前一夕，跑到他所熱戀的丁鞋巷的妓女唐一仙那裏話別，兩人恩愛難捨。一仙告訴他，有兩個結拜的姊妹在京，一個叫玉堂春，一個叫雪裏梅，寫信給他，要他去一見。王鼎歡喜不盡。

到了京裏，屠隆竟早已將銀子預備好了，一本一利共計六千兩，再送他們主僕二人五百兩的盤川。王鼎不信王鳳的勸告，跑到玉堂春那裏，兩人一見傾心，王鼎竟不作回故鄉之想，叫王鳳將行李搬到那裏。第一夜的開銷，就花去銀子兩千零。祇要是鴉兒院裏的人，總是十兩，二十兩，一百兩的開發，沒有一個不會點綴到。有一個叫做段四的，這就是京戲裏金哥的影子，王鼎詢知他本不是勾欄裏的人，是落拓在此寄食，特別的給了他一百兩，叫他去做生意，娶妻室。轉眼之間，從屠隆那裏收回的錢，竟用去一半。老僕屢諫不從，欲歸不得，便竊了五百兩銀子，私自逃到山西去。這個時候，在勾欄院裏，王公子的聲勢，真是煊赫極了。

那時山西有一個商人方爭，到京戲裏變成性格完全相反的沈延林，也在京裏，爲着一定要見玉堂春，着雪裏梅的同意，就跑到玉堂春房裏去「闖席」。和王鼎相談之下，竟成知交，而且拜起盟來。某一天，京裏的一個壞官嚴世

凡來嫖院，雖知玉堂春已接了王鼎，倚仗自己的威勢，非要她出來相見不可。這竟惱了方爭，率領了帶來的人，把嚴世凡痛打了一回，什麼轎子等等，全都打毀了。這結果，是方爭在次日，就別了王鼎，訂了後會，逃回山西去。

時間並不怎樣長，王鼎的六千金，已經揮霍盡了。玉堂春勸他回去，他也不理；鴛兒逼他，辱罵他，他也照樣的不管。最後，鴛兒竟生了一計，叫一個人告訴王鼎，說街上出會，要他去看。王鼎信以為真，不聽玉堂春告訴他這是鴛兒計策的話，跑到街坊上去。及至知道受騙，跑了回來，門已下門了。敲了很久，裏面的答覆很簡單，「若有銀子，方許進來，沒有銀子，休想進門。」哀求再四，纔允許他和玉堂春隔着門縫話別。相見時，玉堂春是：

大哭一聲來跌倒，悠悠死去又還魂：「阿育！三爺啊！奴會幾番苦勸你，全然不聽半毫分。今日事已至如此，不必傷心兩淚零。急早回家把功名幹，前來贖我玉堂春。」說罷放聲來大哭，咽住喉嚨難出聲。（卷四）

悽悽切切的話了別，王鼎便茫然的走了去。走得不遠，他看到一家澡堂，便跑進去洗澡。却想不到衣箱的牌子被壞人偷了去，把他的衣服全穿跑了，身邊剩得銀子也拿去了。王鼎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然也沒有什麼辦法，祇得將那人留下的衣服穿起。這時的王三公子，已經是完全變了樣子：

那時苦殺王公子，只得把他希破衣衫穿在身。頭戴一頂烟毡帽，破襖一件碎紛紛。一條褲子無腰又無管，一對草鞋打脚跟。（卷五）

他覺得走頭無路，便去自殺。偏偏遇到了一個道人，把他救住，給了他一兩銀子，一身道衣。他從此便著了道服，買了一把弦子，唱着玉堂春教他的歌曲，賣唱爲活了。

玉堂春自王鼎去後，不肯再接客，鴛兒便將她毒打，於是她遽盟死志，恰值段四拿了王鼎的一百兩銀子的賜與，

已經成家立業，跑來謝恩，在樓下聽鴛兒說了一番，一面自怨鴛兒的無情，一面便勸說玉堂春爲名，和她商議辦法。最後的決定，是由他先找到王鼎，然後玉堂春假燒香爲名，兩人在段四家裏相見。這到了京戲，是改爲「廟會」了。他走下樓來，哄鴛母說：「玉娘滿身打壞，要等身子好了，菴中還了愿，然後接客。」鴛兒完全同意了。

王鼎被找到了，住在段四家裏，第二天和玉堂春相見。一切要打發的關鍵地方，早經段四一佈置好。兩人相見，抱頭大哭，然後玉堂春告訴他自己預先定下來的計策：

我今帶得花銀二百兩，贈你三爺須用心。可買皮箱十二隻，磚頭石片裏邊存。寫了封皮來封好，以一家人隨你行。你上下衣裳須齊正，仍到勾欄院子門。把箱抬進我房中去，我箱中裝了六隻東西付你身。你只說要到年伯家中去，打發家人轉南京。將此六隻皮箱帶了去，早早回家見父親。從頭一一將言講，前來贖我玉堂春。（卷七）

果然，鴛兒看見王鼎聲勢煊赫的來了，便又是一副面孔，叫玉堂春下樓迎接。這天夜裏，兩人搬出六隻箱子裏的石頭瓦片，換上了「綾羅緞疋，金銀首飾寶和珍，金杯銀杯多多少，還有黃金三百，又有花銀三十兩，」在次日給王鼎抬去，以備前來替她贖身。並囑咐王鼎，以快來爲是，不然，空箱給鴛兒發現，不但要逼她接客，許要害她的命。王鼎一一答應，次日即偕段四一同回家。

王鼎把詳細的經過情形，告訴了父親以後，惹起了父親的大怒，痛打了他一頓，懷疑這六隻箱子的來源，是他在六千金揮霍完了以後，加入盜匪幫中所得，人間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妓女？把一間房裝上「轉斗，」將他鎖了起來，箱子也原封不動的放一起，預備將來案發，官家要人要贓。段四聽見王鼎被打，也就不敢進去了，攜了剩餘的銀子，向京逃回，不幸走到山東，竟得了病，一耽延竟是三四個月之久。